

走戈壁的女人

聂欣◎著



20集
电视连续剧

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
中国国家话剧院影视中心 联合出品

华艺出版社

20集电视连续剧

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 联合出品
中国国家话剧院影视中心



走戈壁的女人

聂欣◎著

华艺出版社/出版

风霜雨血戈壁路 豪情铸就天地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戈壁的女人/聂欣著. - 北京:华艺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80142-416-6/I·191

I. 走… II. 聂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9388 号

走戈壁的女人

聂欣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
邮政编码 100083 电话 82885151)

北京市海日印刷厂印刷

880mm × 1230mm 1/32 14.625 印张 420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3.80 元

ISBN 7-80142-416-6/I·191

华艺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华艺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作者简介

聂欣, 1956年生于新疆, 1982年毕业于新疆大学政治系, 现任《中国妇女报》新疆记者站站长、记者; 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; 新疆作家协会会员; 新疆电影家协会理事。

1992年开始影视创作, 目前已拍成的主要影视作品有: 电影《遗落荒原的爱》; 电视电影《小巷深处的阳光》、《生命的承诺》、《悲情玛丽娅》; 电视连续剧《爱是春天的别名》、《还是那首歌》、《遗落荒原的爱》、《塔河诉说》、《冰山下的来客》、《走戈壁的女人》等。

电影文学剧本《冰山之火》获1988年第四届“夏衍电影文学奖”评委会奖



戈壁壁的女人







责任编辑：黑薇薇
孙建军
封面题字：金荣华

封面设计：谢安 仙然

13701022824



第1章

什么事只要一破了规矩,便会变得格外不顺起来。

这不,驼队刚刚启程不到两个时辰,天空中就有黑压压的云彩卷来。往常的七月天,这黑戈壁上别说云彩,连个云丝儿也见不着。

戈壁滩上一旦没了日头照着,便显得格外的冷清,格外的空旷。风从黑石头缝里钻过,发出吱吱呀呀怪异的响声。那些开着细碎紫花的野草,也被风吹得贴着地皮趴着,可着劲儿挣扎还是抬不起身子。只有走在驼队最后的那峰骆驼却依然悠闲自得,脖子下挂着的驼铃在风中摇得更响了。

茫茫苍苍的古驼道,走了几百年的古驼道。

一帮欢实的骆驼客因为这恼人的鬼天气而变得沉闷起来。而沉闷的背后是他们对老大不敢发泄的怨气。因为正是老大的宽容,使他们这支驼队破了几百年的规矩,破天荒收留了一个女人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女人,才有了这个黑云蔽日不可思议的七月天。按说,干涸的七月和干涸的戈壁,怎么着下雨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哩。可对这些上路的骆驼客来说,下雨天偏偏是要命的倒灶天气。他们的骆驼上驮的可全都是皮货和药材,一旦淋了雨,那成色大打折扣不说,弄不好还会血本无归。

雨说下就下,就像有只手从天上撕裂一个口子,“哗哗”地直往下倒。刚才还悠闲的骆驼这会儿被雨淋得浑身直打哆嗦。骆驼客们也慌了手脚,他们纷纷吆喝着骆驼卧下来,将驼背上的褡裢取下,还有人着急之中用脱下的衣服,用身子护着那些宝贝货物。

走在队伍最后的葛老大大声喊着:“别慌!把货堆一块儿!”可他的喊声刚一出口,便被风雨吞没了,变得像蚊子哼哼。

好不容易把货堆一块儿了,汉子们身上一个个也差点光着腚了。他们一屁股坐在那堆货上,满腹的牢骚话这时才像开了闸的水一古脑儿朝着葛老大挪来。

有个叫有财的壮汉子说：“老大，瞅见了把，咱弟兄们说的话你高低就是听不进，这不，老天爷都给咱脸色看哩！”

另一个叫念子的小伙子说：“就是，自从咱驼队有了婆姨，啥事都不顺哩。”

有财一看有人附合，更来劲了：“谁叫咱破规矩哩？这百年驼道，谁见过婆姨的手上拉缰绳的？我说老大，你今儿个要不把这婆姨撵走，再往下还不定出啥事哩。”

一个叫毛旦的小伙子不愿意了，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冲有财梗起了脖子：“有财，你当这是叫你家婆姨哩？老大说了，叫寡妇姐！”

有财道：“管他寡妇姐寡妇娘的，驼队里就是不能留女人！”

另一个叫金锁的也跟着起哄：“老大，你都瞅见了，你得发个话哩。这女人要再留下去，麻缠事还多着哩。出了事还不得你担着。”

葛老大在一旁只管低头弄货，就像是没听见这伙儿人说话一样。他有四十多岁了，饱经沧桑的脸上满是岁月刻上去的凝重。他一直低着头，雨珠砸在头上身上，像是铁球似的沉重和疼痛。是的，骆驼客们说的这个女人是他做主收下的，可他没想到，偏偏就碰上了这场大雨！作为一个驼帮的帮主，作为一个闯荡江湖十几年的西北汉子，他向来说话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，可这回这事，倒叫他真的张不开口了。

倒不是葛老大拉不开面子，是因为这雨下得实在叫他心疼。弟兄们穿戈壁走沙漠，一来一回就是几个月啊！不就是靠这驼背的的货倒腾点活络钱么。想想，自从离开黄河边上的那片土窝窝，在这条古驼道上拉骆驼有十多年了，啥时候遇上过七月天下大雨呢！没有。怪不得弟兄们一肚子的牢骚话哩。可是，要真依了弟兄们的，那自己还算条汉子么？

葛老大的目光扫过那一堆赤身裸体的骆驼客，停在了离汉子们不远处一个女人身上。女人的头发紧贴在脸上，浑身上下淋得精湿，她无助的目光不知已盯了葛老大多久。当葛老大的目光扫在她身上时，她的眼睛立刻紧紧咬住了这个领头的汉子。

这个跟一群骆驼客站在雨中的女人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田寡妇。她约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清瘦的脸上依然十分秀气，两只大眼睛里混合着坚毅和忧怨的神情。她高挑的身子站在雨中，像一棵孤独地承





受风雨的树。

葛老大看了田寡妇一眼，便赶紧将目光挪开。他知道，只要他说出叫她走的话，无疑会伤害一颗苦难的心。这女人他认识不只一天两天了，就因为他知道她苦苦熬煎的日子不容易，才破规矩收下她的。

葛老大还真的作难了。天上的雨倒是越下越小了，变成了细密密的雨丝。葛老大从怀里掏出木烟锅，才发现雨地里根本抽不成。他将烟锅又揣进怀里，抬头望了望灰蒙蒙的天，又看了一眼那一堆朝他示威一般的汉子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骆驼客们和田寡妇同时紧张起来，他们知道，老大就要决定了。

葛老大的目光再次扫向田寡妇，说了声：“你走吧！”

田寡妇浑身一激灵，她不动，也不说话，两只大眼睛依然盯着葛老大。

葛老大扭过头去，不敢再正视田寡妇的眼睛。

田寡妇这时突然开口了：“老大，你说过要带我走的，你说过的！”

田寡妇望着葛老大的背影，她知道，这个高大的汉子有着一副菩萨般的好心肠，他不会撵她走的。

没想到葛老大转过身来，对着田寡妇又说了一遍刚才的话：“你还是走吧。”

田寡妇愣住了。在她的面前，葛老大的形象渐渐模糊起来。

葛老大转过身，猛地一抖手中的骆驼缰绳，吆喝一声：“走哩——”驼铃立刻发出“叮叮咚咚”的响声。

田寡妇像一截木桩一般站在原地，她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厚厚的云层里，有几道阳光像利箭一样穿了出来，直刺在她的心里。

苍穹之下，是踽踽而行的驼队，而驼队的后面，是田寡妇孤独的身影。

田寡妇被巨大的孤独包围着，眼见着驼队越走越远，牛旺和毛旦不断地回头跟她挥手，可葛老大没有，葛老大一直没有回头。

田寡妇的眼里没有一丝眼泪，其实这时候她很想哭，可她知道，她一旦哭起来，整个人就会在顷刻间垮掉。

乌伦古沙漠没有一丝下过雨的痕迹。无边的黄沙像波涛一样连綿

起伏,干燥的沙子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金黄色。在那一片单调的金黄色中,偶尔有一两棵沙拐枣或红柳泛着诱人的粉红。

沙漠中蒸腾着炙热无比的气浪,闷得人喘不过气来,而与之相对应的,是四周死一般的寂静。人迹罕至的大漠,只有几柱旋风像顽皮的孩子,在沙丘间肆意蹿行。

田寡妇远远地跟在驼队后面,像一根甩不掉的尾巴。她的脚步踏在松软的沙土上,发出“扑扑”的声响,间或还可听见汗珠砸在沙土上的“咚儿”声。这声音在她耳边不断放大,令她心中生出一种难言的悲壮之情。同时,另一种热辣辣的东西也悄悄地在心里膨胀。她知道,那热辣辣的东西流出来是泪水,憋回去就是力量。

这个倔犟的女人就这么在大漠中走着,尽管喉咙里干渴得快要冒烟,尽管嘴唇已经裂开了好几道口子,但她还在走,还在跟着前头的驼队。她伸出舌头舐舐流到嘴边的汗水,那是一种咸津津的味道,不但解不了渴,反而更增加了几分热。

从她第一脚踏进大漠开始,她就已经横下了心,只要渴不死,累不死,她就一直跟着,跟定了这支驼队。

正走着,一个盛水的皮囊突然闯进了田寡妇的眼帘,皮囊静静地躺在沙子上,磨光的皮子发着诱人的光。田寡妇几步跑上前去,一把抓起皮囊,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。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
是老大!一定是葛老大丢下的。唉,这个男人,这个让她感动不已,也让她在心里骂过怨过的男人啊!

她抬眼望去,驼队好像一下子离她近了许多,她甚至能看得清葛老大那那宽宽的厚实的背影了。

其实,从赶走田寡妇的那一刻起,葛老大便一直陷入一种深深的自责和不安之中。当风雨过后他的驼队又启程时,他不是不愿回头,是不敢。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无助又可怜的女人,是他收下了她,又是他赶走了她。拉骆驼这么些年了,葛老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懊恼过。他还清楚地记得开春后的那一天,他们一伙儿骆驼客在黑戈壁镇西头的田家讨水喝,没想到田寡妇不但给她们熬了糊辣汤,还烙了一大摞





饼。那顿饭他是哽着喉咙吃下去的。吃完之后他对弟兄们说：“往后不管走到哪儿，你们都得认这个寡妇姐！她要有啥难处，咱们大伙儿都要帮着！”所以后来，当田寡妇提出要跟着驼队拉骆驼、想挣两个活络钱养活闺女时，他连想都没想便答应了。唉，要不是这场该死的雨，也就让她跟着了。当初有财就提醒过他，说驼队的规矩不能破的，要帮咱想想别的办法，可他硬是没听。这会儿说啥都晚了，他知道大伙儿不是不待见田寡妇，是怕驼队出更大的乱子啊！

走进沙漠，葛老大的心也静了许多。谁知这时有人惊呼：“你们看，寡妇姐！”

大伙儿回头看去，果然是田寡妇跟在后面。

有财倒吸一口气说：“乖乖，这婆姨可真够邪乎的，我算是见识了。”

念子说：“我说老大，这回你还真碰上难缠的主儿了，瞅瞅，甩都甩不掉哩，”

葛老大也不说话，也不回头，但却让骑下的骆驼放慢了脚步。

乌伦古沙漠，黄昏。

沙漠中矗立着一座古城废墟，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有多少年代了，听老辈人讲，自从有了这个驼道，废墟就一直在这片大漠中矗立着，也一直是驼队歇脚的地方。

残垣断壁围起一个约四五亩地的地方。夕阳下，废墟显得神秘而又沧桑。

骆驼客们的到来使沉寂的废墟顿时有了生气。大伙儿吆喝着往下卸东西，已经跟着驼队走了几天的田寡妇也跟大伙儿一起，从卧在地上的骆驼背上往下卸货。虽然吃力，但她还是咬着牙使着劲往下拽。

四五个汉子已憋不住了，跑到不远的墙根“哗啦啦”撒起尿来。

葛老大高声叫：“灰鬼，不会走远些！”

念子夸张地抖着身子：“老大，你要憋死兄弟啊？自从咱驼队有了婆姨，这裤裆里的玩意儿变得越来越金贵了！”

有财和着：“就是吗，平日里一进这沙包包，就是精个尻子也没人管！”

田寡妇听得这些话，赶紧停住手上的活，将头扭向一边。

正在一旁忙乎的葛老大看了看田寡妇的背影，想走过来，又停住了。

这时金锁在解装有干粮的口袋，袋子口扎得太紧，怎么也解不开，骂道：“哪个驴日的把袋子扎这么紧，成心日弄人嘛。”

金子笑道：“你个笨蛋！连个口口都解不开，解你婆姨的裤带你咋贼麻溜？”

金锁也笑着起哄：“那还能不麻溜？那里头有肉馍哩。”

听着汉子们开着放浪的玩笑，田寡妇极不自在地站起身，走到一旁坐了下来，将头又一次扭到一边。

一只手默默地将一块干馍馍递到她的面前。田寡妇抬头一看，是牛旺。

牛旺冲田寡妇笑笑：“姐，你只当耳朵边上刮阵风算哩。咱这些个骆驼客，成天价在外头走，嘴上都挂着个粪葫芦哩。”

田寡妇从牛旺手上接过馍馍，朝他笑了笑。

牛旺愣了一下，这是他第一次见这个女人笑，而且笑得那么凄美动人。

驼队的汉子们“呼呼啦啦”地吃着干粮，嘻嘻哈哈地继续开着玩笑。几天的奔波劳作，汉子们突然放松下来，那嘴上的功夫立刻显示出来，好像惟有这种粗俗的发泄，才能冲刷一路的困顿和孤独。

葛老大不吱声，坐在一旁默默地抽着他的旱烟。大伙儿都发现，这一路他的话明显地少了。汉子们都知道为啥，可谁都不敢吱声。

牛旺走上废墟边一个最高的垛子，从怀里掏出一只坝来。顿时，一阵如诉如泣的坝声在大漠黄昏的氤氲里流淌开来。

坝声和沙漠夕照融在一起，更显出几分凄凉和感伤。而垛子上牛旺吹坝的剪影，也显出浪迹天涯人的孤独。

田寡妇望着远处牛旺的背影，眼里不由得渗出点点泪花。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世界啊！清一色的男人，拉着清一色的骆驼，在大漠里走，在野地里睡野地里吃，而这样的日子要过个几个月哩。

葛老大走过来，将手中拿着的一件光板羊皮袄递给田寡妇，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开了。田寡妇望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中顿时生出万般感慨。这个男人的沉默，反而叫她看出了一颗“扑棱棱”乱跳的心。在这一点





上,她是敏感的,从葛老大答应她跟着驼队走的那一刻起,她就已经隐约预感到什么。不同的是,这预感并不让她害怕和慌乱,反而有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充斥在心里,让她找到了一种平衡。

田寡妇突然感到尿憋得慌,这是她跟这些男人们在一起时最尴尬的时刻,每回她都要费劲地找好藏身的地方,然后再故意走在队伍后面。

她望望四周,起身朝废墟最远的一处角落走去。

这时,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,夜幕正在徐徐拉开。

夜幕下的大漠黑黝黝的,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和狰狞。废墟的土墙像一个个怪兽一般在黑夜中变幻着身影。一阵可怕的狼嚎由远至近传来。

正在解手的田寡妇一个激灵,立刻站起身来系好裤带,惊恐万分地朝前望去。

黑黝黝的夜幕中,两团鬼火一般的東西闪烁着从远处飘来,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清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狼嚎声。

田寡妇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她惊悸着缩起身子,一步步往后退着,一直退到了墙根。她将身子紧紧贴在墙根上,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她大张着嘴巴,但却喊不出声来。

又一声凄厉的狼嚎,田寡妇几乎要窒息过去。

正在这时,身后传来一个汉子嘶哑的吼声:“狼!狼——!”

眼前那两团绿莹莹的火球倏地一闪,便不见了。

田寡妇从惊悸中清醒过来,转身一看,有财正站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。见田寡妇失魂落魄的样子,有财“嘿嘿”直笑。

田寡妇顿时比见着了狼还要惊恐几分,撒腿就跑,结果在黑夜里绊了一跤。她翻身坐起,喘着粗气望着黑夜里有财的身影。

有财却并不追过来,只是嬉笑着:“寡妇姐,要不是我,你怕是连命都没哩!”

一轮下弦月静静地挂在天空。

月黑地里,骆驼队的汉子们都已睡熟,有的已经惊天动地地扯起了

呼噜。

离汉子们不远处的一个墙角，田寡妇身上盖着那件光板羊皮袄，眼睁睁地望着天上那一弯清辉想着心事。直到这会儿，她的心还在“咚咚”跳，不是因为那只绿眼睛的狼，而是有财。她不知道有财刚才为啥会突然间冒出来，他到底是想保护她还是欺负她？她看得出来，自从她又跟上了驼队，葛老大又默许了之后，有财嘴上不说，可心里一直在跟她较着劲儿。要说保护她，有财怕是没那份心思；可要是真想欺负她，他为啥不乘着那会儿朝她下手呢？

望着月牙儿，田寡妇无论如何也不能入睡。路还长着哩，自己究竟能不能跟着把这趟骆驼拉下来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唉，看样子这钱并不像想像中那么好挣哩。

一条黑影悄悄闪了过来，田寡妇还没反应过来，黑影已扑在她的身上。

田寡妇奋力一推，黑影被推倒在地上，微弱的月光下可以看清他是有财。

田寡妇看着嬉笑着的有财，又朝汉子们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，并不叫喊，只用皮袄紧紧地护住自己的胸脯。

有财却并不罢手，他像一头发情的野兽一样，又一次扑向前去，一把扯掉田寡妇身上的皮袄，喘着粗气低声叫着：“寡妇姐，想死我了！”

田寡妇无声挣扎着，与有财在黑暗中撕扯着，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声音。有财像是发了疯，此时也不再吱声，只是奋力将田寡妇摁在身下。

田寡妇仍然与有财奋力撕扯着。她不敢喊出声来，一旦喊出来骆驼客们全都会醒来，葛老大也会醒来。她知道这是有财在滋事哩，他巴不得张张扬扬地把她赶走哩。但是，一股从未有过的愤怒之情还是攫住了她，田寡妇浑身似乎在瞬间有了劲，竟然能跟有财这个壮汉子拗着，撕扯着。

这时，一只大脚忽地一下朝有财的身上重重踢来，随即传来葛老大低沉而愤愤的骂声：“驴日的！你是牙狗啊！”

有财“扑通”一声倒在地上，痛得直咧嘴，但仍不出声。他抬起头瞅瞅一脸怒气的葛老大，站起身拍拍身上的土，怏怏地往一边走去。

看着有财远去，葛老大这才看田寡妇。田寡妇经历了这么一场，几



乎已经吓呆了，头发凌乱，羊皮袄已滚落在一边，她眼里噙着泪水，不知所措地望着茫茫黑夜。

葛老大一声不响地走过去，默默地拾起地上的皮袄为田寡妇盖上。

田寡妇默不作声地抬起泪眼望着葛老大，葛老大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，转身离去。

黑夜里，田寡妇身上盖着那件羊皮袄，皮袄剧烈地抖动，看得出她在压抑而悲伤地哭泣。是的，她在哭泣，就像一只羔羊刚从猎户的枪下逃生一般。

离田寡妇不远处，葛老大坐在一个土坎上，默默地抽着旱烟。烟火一明一灭地闪在夜空。

晨曦微露，荒原肃立。一轮火红的太阳从沙丘间腾然升起，无比壮观。

这是大漠中独有的日出景观，它像一副摄人心魄的画卷一样，把又一个早晨送到了这些个露宿荒野的汉子们面前。当然，骆驼客们谁也没有在意这壮观的日出景象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一切就跟每天吃饭睡觉赶路一样地司空见惯。

驼队又要出发了，大伙儿依然说说笑笑，就像昨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

只有三个人神色有些异常，葛老大黑着脸；有财时不时偷偷望一下葛老大和田寡妇；而田寡妇则低垂着眼睛，只顾收拾褡裢往驼背上放。

毛旦和念子开着玩笑：“念子，昨天晚上梦见媳妇没有？”

念子道：“梦见哩，梦见媳妇给我端水做饭哩。”

毛旦道：“算尿，我还梦见媳妇给我捶背揉腰哩！”

炎炎烈日下，驼队在望不到边的沙丘间缓缓而行。骑在骆驼上的汉子们热得敞胸露怀，就这样，他们还嫌热。沙漠里一旦有了日头，所有的衣服都显得多余。往常没女人时，就像汉子们说的，他们可以光着身子走。可现在有了女人，谁也不敢这么放肆了。

只有田寡妇依然捂得严严实实。那身紫色碎花袄裹着她瘦挑挑的身子，头上还蒙了一块半旧的头巾。乍一看去，不像是这个队伍中的骆驼客，倒像一个跟着拉驼汉子回娘家的小媳妇。